

多姿多彩的烟俗

■ 烟浪

也门的烟俗。也门最大的部落哈希德部落具有好客的传统，每逢贵客临门，酋长都要喇叭吹道欢迎，人们打着手鼓、吹着喇叭、唱着民歌、举着腰刀轻歌曼舞。每当欢迎仪式达到高潮时，他们就朝天鸣枪，欢迎人群沸腾，欢呼声震耳欲聋，整个场面热闹非凡。然后主人将客人引到宽敞的大厅，脱鞋入厅后，宾主席地而坐。寒暄过后，主人把香烟喷洒在客人的头和脖子上，或用点燃的檀香熏客人的衣袖和头发。大厅的中央摆放着高大的水烟壶，也门人把它称为“马达阿”，水烟壶管长达十米多，吸起来“咕噜噜”作响。大家轮流抽吸，大厅里充满了浓烈的烟味。

朝鲜族的烟俗。朝鲜族素以讲究礼仪著称，说话、走路、吃饭都有一定的礼仪，吸烟也不例外。在朝鲜族中，晚辈不能当着老人的面吸烟。若是老人看见晚辈正在吸烟，会主动回避，免得晚辈尴尬。青年不许向老人借火吸烟，更不能接火，接火是对老人最大的不敬。

俄罗斯的烟俗。到俄罗斯人家里做客，吸烟需征得主人的同意，不能随便吸烟、磕烟灰、扔烟头。递烟时不能单独递给一支，而要递给烟盒；点烟时不能用一根火柴点三支烟，吸烟借火时不能拿对方已经点燃的烟。如果有客人来访，若是吸烟斗，主人要将烟斗装上烟丝后再递给客人。

日本的烟俗。日本人吸烟不让烟，各吸各的。到朋友家中做客，主人不摆烟具，也不敬烟。而作为客人如果从自己衣袋里取出香烟吸，将被视为不礼貌。近年来，日本开展了大规模的禁烟、戒烟运动，不让人们吸烟；所谓“无烟”，就是不干涉别人吸烟，但要求别人不要在自己面前、身边吸烟。因此，吸烟者形成了一种习惯，吸烟前先问一问旁边的人能否吸烟，征得对方同意后，才点燃香烟。

“白沙”王子

■ 黄朔

一天一个军人小伙子来到我门市，说去相亲要我帮他参谋拿两盒烟，正好我刚买了白沙烟，于是我就推荐他拿两盒白沙烟。

小伙子接过烟，看了看说：“我不会抽烟，只是招呼别人，这烟好抽吗？”我说：“放心，这款烟是湖南的品牌烟，都是客户品鉴定过的，是采用湖南、云南、贵州等烟叶产区上等烟叶，利用科学配方精制而成，具有清香型特色，香味清雅醇和，余味纯净舒适，而且这款包装大气庄严，深受消费者的青睐！”给我帮忙的三妹说：“不但烟好，而且还蕴含着神奇美丽的故事呢！”小伙子笑着感谢地说：“就它了！”

第二天小伙子又拿了两盒，第三天小伙子又拿了两盒，我们都亲切地称他“白沙”王子，第四天他拿了一条并主动和三妹打招呼，说想听听白沙烟传奇故事。于是三妹就娓娓动听地说：长沙南门城外有一座小山，叫回龙山。山下有一口井，叫白沙井，传说很久以前，那里并没有山，也没有井，当地人仅靠一口水塘生活。后来，不知从哪里飞来一条黑龙，落到水塘里，成天在里面翻滚，把水塘搅得像锅泥浆。从此后人畜喝了塘水便会生病。一天早晨，一位老农下地劳动，路过水塘，见塘边躺着一只奄奄一息的白鹤。老农想，这只白鹤一定是喝了塘里的水，中毒了。老农连忙把它抱回家，采些草药熬好汤，一匙一匙地喂进它的嘴里。不一会儿，白鹤苏醒过来，对着老农点点头，然后展翅飞走了。几天后，一位名叫白沙的漂亮姑娘来此开了一个小小假面舞厅。

黑龙的黑龙变成一个黑汉子假装喝醉了酒，想要调戏白沙姑娘。白沙姑娘盈盈地招呼黑汉子坐下，端来一碗香喷喷的面条，黑汉子美滋滋地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吞。白沙姑娘又不慌不忙地把手朝碗前一扬，面条顿时变成了一串铁链，牵住了黑汉子的肚脐。黑龙知道上当了，大吼一声，身子一抖，现了原形挣扎起来。黑龙这么一折腾，刹那间，飞沙走石，天昏地暗。这时，只见一只慵懒的白鹤腾空而起，接着，一座小山从天而降，不偏不倚正好压住了盘绕黑龙的黑龙的吐水体。白鹤又飞下来勒令黑龙不停地吐水。乡亲们见到这奇事，十分惊异，欢呼着去寻找白鹤和白沙姑娘。可是找了半天他们也没有找到白鹤和白沙姑娘，却看见小山脚下，出现了一口水井，不断涌出清水，一尝，水又甜又凉。这口井，后来就叫做“白沙井”。而“白沙”这个卷烟品牌便因白沙井而得名。小伙子听入了迷。

就这样“白沙”王子后来成了我姐夫，他又把“白沙”的故事讲给他的战友听，把“白沙”联姻的美好幸福带到了部队。

南洋兄弟屡败屡战终成大器

■ 新华

简氏兄弟所创办的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”是在中国日益陷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产生的，因此，其成长和发展必然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。从其诞生到成为中国最大烟草企业的过程中，简氏兄弟作为本土企业家展现出过人的弟弟才华和管理智慧。

年幼清贫 兄弟携手经商

简照南和简玉阶生于广东南海县藜涌简地村，父亲简汉达和叔父简铭石均从事建筑业。简照南13岁时，父亲病故，一家只能靠母亲潘氏及叔父的扶持维持生计。

简照南幼读私塾，聪明伶俐，深得其叔父赏识。简铭石在越南谋生小有成绩后便把17岁的简照南带到香港，协助其创办商号“明泰”，在简照南的打理下，“明泰”生意兴隆，简照南就把弟弟简玉阶也带到香港，两人一起主理生意。

“明泰”在香港站稳脚跟后，简照南前往日本打理“巨隆号”。这时简照南积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。他通过友人的帮助，将日本的瓷器和陶器经由香港，出口东南亚。业务扩大后，简照南一个人忙不过来，于是弟弟简玉阶从香港赶来，兄弟俩一起在日本打江山。1900年，简氏兄弟在香港开设“怡兴泰”商号经营土洋杂货，业务范围遍及怡兴、香港、暹罗和南洋群岛一带。

1902年，简氏兄弟除了在曼谷经营“怡生兄弟公司”百货店外，又创立了“顺泰”轮船公司，租船行驶越南、缅甸之间。随后购置“广东丸”巨轮一艘，往来日本、暹罗、安南、远及欧美各大埠，正是“别人坐着铺面等雇主，兄弟俩开船到处销售，联系业务”。

由于当时清朝政府腐败无能，中国公民在国际上没有地位，不能领取公海航行执照，简照南便加入了日本籍，取名松本照南，在日本政府注册领取执照。通过合法经营航运，简照南得以“周知环球风气与所以致富之术，由是心胸益阔，智力日增”。

收藏烟盒的岁月

■ 谢洪伟

在乡下，用来包装香烟的盒子，人们称之为烟盒，至于烟标之说，那是多年后才听到的文绉绉的叫法。那时候的烟以筒包装居多，虽然是筒装的却也很难得，因为乡下人多半抽不起这种卷烟。他们抽的是旱烟，往烟锅口上加上一缕烟丝，再划一根火柴，就吧嗒吧嗒抽起来了。

我收集到的第一个烟盒是“东海”牌的，盒身的图案是一片蓝色海洋，海上有一轮火红的太阳，勾勒出一幅旭日东升的美景。这个烟盒得来并不容易，它是我费尽心机从爷爷手里“抢”到的。

爷爷那时在村里任支书，这包“东海”烟是他去公社开会时发的。老人家看来很珍惜，一直舍不得抽，偶尔公社干部下来他才会拿出“东海”。烟没有抽完，爷爷是不会把盒子给我的，因而每次家里来人，我都要凑上前去，看爷爷有没有拿出那包“东海”，然后在一旁数烟盒里的烟。

差不多半年后，听说家里又来客人了，我从屋外飞跑回来，我清晰地记得上次客人走时，爷爷的烟盒里只有两根烟了。果然，爷爷从棉布褂里掏出“东海”，抽出一根敬给客人，正要抽出另一根时，我一手抢夺过来，把最后一根烟扔给爷爷，然后飞奔出屋。在我身后，我听到了爷爷和客人的笑声。

但我很快发现，凭一己之力，能收集到的烟盒是有限的，而且品种单一。于是我发动我小学时的同学，他们每为我提供一个新的烟盒，我就会回赠两张练习本上的白纸。就这样，我的烟盒越来越多。只是到了学期中间，我的练习本就没有了白纸，我不得不在封面和封底上写字。

上初一时，我的收藏发生了一件大事。那年本家的一位爷爷从台湾归来，族里的包车到我去，我看了这位爷爷手中的烟盒。这位爷爷对我的要求显然有些意外，但他还是很慷慨地把那包没抽完的烟给了我，我至今记得那烟的牌子叫“长寿”。

到了初三前，我收集到的烟盒有一百多个。我经常把它们捧出来，爱怜地整理好，然后放入箱底。然而，烟盒的命运是悲惨的，初三那年，母亲为了让我因烟盒而耽误功课，将它们付之一炬。多年后，我对母亲的那次举动仍耿耿于怀，午夜梦回时，我仿佛看到烟盒燃烧的青烟渐渐地飘远，和一个孩子纯真的收藏梦想一起飘远……

不久，“广东丸”号轮船遇事沉没，简氏兄弟资本亏折。但是，简氏兄弟并不绝望，一个更大的实业计划已经在他们的心中酝酿成熟。在友人和简氏族人的帮助下，简氏兄弟于1905年在香港成立了“广东南洋烟草公司”，厂址设在香港东区罗素街。虽然只装备了一台烤炉、一间烘房、一台发电机、两台磨刀机和四台卷烟机，但也是当时香港本土的第二家烟草工厂。

首战败北 南洋卷土重来

那时候中国烟草市场被英美烟公司垄断，该公司由英美双方共同出资组建，以中国为最重要的市场，在上海、香港、汉口、沈阳、哈尔滨设厂，业务规模巨大。

“广东南洋烟草公司”一问世就开始了与英美烟公司的生死斗争。一开始，英美烟公司借口“南洋”所产的“白鹤”牌香烟与其出品的“玫瑰”牌包装纸颜色相同，由香港巡理府出面，强行烧毁了“南洋”二千多元成品。于是，简氏兄弟又用“双喜”和“飞马”两个名字新创了两种香烟。

1908年初，“英美”认为当时“南洋”最畅销的20枝圆装“双喜”牌与其出品的“三炮台”香烟装潢相似，派员警告“南洋”立即停售“双喜”牌香烟，否则控以仿冒商标罪。同时，不准香港各烟贩售卖“南洋”香烟。慑于“英美”势力，烟贩多不敢陈列“南洋”出品的香烟。“南洋”遭此打击，一蹶不振，被迫停业。

公司财产拍卖时，叔父简铭石又一次伸出援助之手，出资竞买买入整理后，再交给简照南兄弟俩。两人筹得现款十多万元，重振旗鼓，更名为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”，在1909年再度开业。

“南洋”第二次正式营业时仍欠债十余万，为多方开源，简照南在香港奔走，简玉阶则利用原商行的老关系马来亚一带，一边经营土洋杂货，一边推销公司香烟。又在泰国开设“怡生”公司，重操瓷器旧业。业务逐渐顺利，一年盈利四万余元，还了所欠债务，1911年开始盈利。

1911年10月，辛亥革命爆发。辛亥革命



的成功，使爱国的海外华侨大受鼓舞，国货顿时畅销。简氏兄弟打出“不用美国货不吸美国烟”、“中国人请吸中国烟”的口号。那时候，从广州、上海到沈阳、哈尔滨，全国各地的烟商以及南洋各地的烟商都纷纷要求代销“南洋”烟。海外华侨，如泰国、新加坡一带的矿工更是提出“非南洋烟厂香烟不吸”的口号支持国货。如此一来，“南洋”营业额激增，即使延长生产时间，仍然供不应求。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帝国主义各国无暇顾及我国市场，简氏兄弟不失时机地扩大业务，“南洋”的营业额不断扩大，分支机构遍布南洋各地，国内的代理点、商不断增设。

招股改组 南洋成就辉煌

随后，“南洋”产品正式北上，在上海设厂。其与“英美”的竞争越来越激烈，“英美”曾想合并“南洋”。1914年，英美烟公司以100万元收购南洋，虽然当时南洋资产仅50万元，但简氏兄弟不为所动。后来，英美烟公司又以出资扶持的诱惑干预南洋，双方10余次谈判，南洋最终拒绝了英美烟公司的注资要求，维护了南洋的独立发展道路。合并失败后，“南洋”公司与英美烟公司

戒烟，赢得了爱情和健康

二的时候，有天很无聊，便学着那些学习不好的同学们抽了一次烟，第二天的清晨起床后一口浓痰让我不舒服了好几天。1985年6月份，我招飞入伍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学员，部队的严格管理使我们离开了军营离开部队领导的监管，在火车上我与同行的战友们抽上了烟，从这时候开始我应该算是个抽烟的人了。

抽烟成瘾则是在1989年的冬季。那年冬天，我是新兵连的一名排长。那些带新兵的班长们总是与我一起排飞的飞行学员，每当召开排务会的时候，这些班长们便会不停地甩给我一支支好烟。当新兵连快结束的时候，我的抽屉里已经有了好几条香烟。从此后，我养成了每天一包烟的习惯。

1995年我调到某部队担任军务参谋。由于我的勤奋努力，一位副师长的爱人将她的侄女小莉介绍给我认识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，我们彼此两情相悦。在一个风清月明的夜晚，当我准备向这位女孩奉献我的初吻时，女孩却是娇羞地避开了我。第二天，副师长的爱人不无遗憾地对我说，小莉真是个没福气的人。旁边的副师长则训斥我道：“你小子就是不好好，弄得满嘴的烟味，谁会让你靠近。”我不服气地顶嘴道：“您也不是个爱抽烟的人吗？”副师长几乎要将我吃掉：“我多次教育你，不打无准备之仗。我那时候每次去见你嫂子时哪一次不是要刷几遍牙，

■ 西安

每年的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，而我正是一名成功戒烟并赢得了爱情的人。

说起戒烟，先要说起我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学抽烟的。现在想起来应该是1984年高

记忆中的旱烟袋

■ 吴鹏

我对山村老人的印象，是从旱烟袋开始的。有许多反映农村生活的电影、电视剧，包括一些摄影图片，往往都有手握旱烟袋、胡须花白的老人。旱烟袋成了农村老人的象征，也是一段历史的道具与见证。

飞扬的烟灰，盘旋的烟圈、弹指间的潇洒；有时只是点着，看袅袅青烟悠然摇摆，清除无聊烦恼。常言道：烟酒不分家。曾几何时不管什么地方、什么场合，敬人烟是基本礼节，而且不能落下在场的每一个人，否则则会得罪人。在某些场合，劝“烟”和劝“酒”同等重要，甚至大有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势头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农村上了年纪的老人，无论是下地还是串门，都习惯把一支长长的旱烟袋用手握着或别在腰间。累了休息的间隙，便坐在田间地头的苇笠蓑衣上，也可是一处干净石头上或草地上，甚至干脆把锄头、镰刀、犁耙等农具放倒，坐在它们光亮的木柄上。然后从腰间拿起烟袋，

在身边石头上或者鞋底上敲掉烟袋锅里残留的烟渣，再把烟袋锅插到烟里麻利地按一下小撮旱烟丝，用布满老茧的手指均匀地抚平，仔細端详一阵，悠悠地划着火柴把烟点燃。最后狠狠吸两口，一是把烟袋里烟烧旺，二是能够真实而迅速地过把烟瘾。接下来，便可在吞云吐雾中尽情享受品尝烟的滋味。如果在家里，老人不会轻易用火柴点烟，而是直接把烟袋杆伸到灶底或者炉子上，将烟袋点燃，其他在座的同龄人便把烟袋挤到一起，相互借火。

我爷爷一生秉性耿直、重情重义，乡里乡亲都很敬重他。无论是搞合作社还是整修水库，爷爷一直认真细致、公道实在，后来担任了十多年的大队保管员。大队的仓库就在村前，仓库里来人少，爷爷忙碌完就用嘴衔着那根旱烟袋，狠劲地抽几口，因而抽烟也成了习惯。无论赶路还是做农活，旱烟袋总不离身，大都别在腰后面。碰到烦心事，也吸着烟，紧锁眉头，慢慢地吐着烟圈。有时，很长时间也不吸一口，只让烟袋熄后又燃，然后又熄，以这种沉

的竞争再次升级。1919年“五四”运动爆发，“英美”利用简照南日本国籍的事对“南洋”发起舆论攻击，同时，“英美”买通农商部，勒令吊销“南洋”执照，停止营业。

1919年5月27日，简照南宣布放弃日本国籍，同时简照南也认识到：在这场长期的利益争夺战中，只有依靠国民，争取海内外同胞的支持，才能把握胜券。于是，简照南决定向社会公开招股，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扩大和改组：公开市场发行价值1500万元的股票，每股为20元，只对国人发行。张謇、虞洽卿、朱葆三等知名企业纷纷出资入股。一个月后，简照南决定重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，将总部移回上海。至此“南洋”又一次取得对“英美”反击的胜利。

扩大改组后，南洋制造工厂规模数量也更加扩大：上海有烟厂五所，香港有三所，汉口也新建制造厂；同时开办宝兴锡纸厂、佛山烟厂；并在河南许昌、山东潍县及坊子、安徽刘府设有收烟、烤烟厂，制烟工人总数达数万人。至此，“南洋”发展为民族资本中最大的烟草制造企业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也成为当时全国十大企业之一。简氏兄弟也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华侨巨商，简照南亦被称为“香烟大王”。

临那个什么前还要嚼块口香糖。”副师长的话音未落便挨了嫂子一掐。

我要戒烟！第二天，我便在办公室宣布自己戒了烟，却从那几位参谋的嘴角看到了不屑的一笑。上午十点左右的哨角来到了我们军务办公室，他手里拿着一盒“中华”对我们说，这是政委犒劳我们军务股的几位兄弟们的。我站起来对参谋长摇着手说我戒烟了。参谋长嘿嘿一笑“这小子还真有志气。”说完，他们几个人吞吞吐吐地抽了起来。面对难以抵抗的诱惑，也为了小莉的芳心，我离开了办公室。

不久后，我到基层担任副营长，交接会上告诉大家我戒烟了希望大家多监督，无论何种情况，凡发现我抽一支烟罚款100元。

当晚营里干部为我接风，营长和教导员一番热情洋溢的致词之后重点强调说，为了真诚和友谊允许我抽烟。几杯酒下肚后，我这个被称为“本团历史上最年轻的副营长”真的抽起了烟。晚餐结束后，营长弯腰从我脚下捡起6个烟头对大家说：“本周六，咱们新来的副营长将用600元的标准回请大家。”

经过这次和后面的几次自我经济处罚，我慢慢地摆脱了烟瘾，成功戒烟。

哦，对了，还有小莉。最后，我不但成功地一亲芳唇，赢得芳心，而且还成功地让她成为了“军嫂”。戒烟，不但让我赢得了爱情，更赢得了健康。

默无奈的姿势驱逐心里的忧愁。吧嗒吧嗒的声响与腾起的烟雾配合默契，火光扑闪扑闪的烟袋在眼前极有规律地跳跃。参加工作后，有时我递上烟卷，爷爷总是说：这烟又贵，又没味。有时，他还会把烟纸撕开将烟丝再装入光亮的烟袋锅里。有一次，爷爷把旱烟袋给我，让我吸一口。我把烟嘴放在嘴里猛吸一吸，烈烈的烟味呛得我直咳嗽，心里直直上火了。爷爷见状，嘿嘿地笑着，又接过烟袋吧嗒吧嗒地抽开了。

烟袋对于村里的老人来讲，那是形影不离、相伴四季的伙伴。烟袋升腾的浓浓烟雾里，有春耕秋收的辛劳与惬意，有谈天说地的沉思与感悟，有家庭和睦、子孙缠膝的幸福与满足，也有琐事扰心的愁怨，更有对生活、生命的真切感悟。

现在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，“吸烟有害健康”已成为大家的共识，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吞吞吐吐，而爷爷腰间那根旱烟袋渐渐远去的背影我始终记忆犹新。